



岭南微篇小说与中外世界



姚朝文◎著

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岭南文化高端智库建设书系



岭南微篇小说与中外世界



姚朝文◎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岭南微篇小说与中外世界 / 姚朝文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5108-7683-7

I. ①岭… II. ①姚… III. ①小小说 - 小说研究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07. 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7204 号

岭南微篇小说与中外世界

作 者	姚朝文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9.75
字 数	313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7683-7
定 价	7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姚朝文

1966生，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中文系三级教授、岭南学者、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带头人、硕士研究生导师，日本国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外籍教授，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南粤优秀博士研究生”荣誉称号获得者，省高等院校“千百十工程”第二批培养对象。

出版著作有《都市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文学研究泛文化现象批判》《佛山功夫名人影视传播研究》《黄飞鸿叙事的民俗电影诗学研究》《城市文化教程》《文学引论》《佛山陶瓷文化》《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点评·演讲》等。

责任编辑：皖 丽

本书策划：  人文在线

封面设计：  www.rwbook.com.cn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献 辞

谨将此跨越二十五年时光完成的手稿，奉献给我至尊至亲至爱的父母！当我这第二十六部著作出版时，可告慰父母希冀之万一。

奉献给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理事会的各位创会同仁。

奉献给支持本课题立项、实施与最终完成的所有专家、师友、领导和至爱亲朋们！

立足岭南，放眼世界的姚朝文（代序）

凌鼎年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坛，“我的朋友胡适之”曾经风靡一时，成为某些人的流行语。套用这句话，“我的朋友姚朝文”或“姚朝文是我的好朋友”，多少有点调侃的意味。我与姚朝文，是文友，也是弟兄，不存在谁高攀谁，也不存在炫耀成分，实话实说而已。我俩虽不常见面，联系也谈不上多密切，但时时会有牵挂，是彼此都把对方放在心上的那种朋友。

如果我记忆没有错误的话，我与姚朝文初识于 1995 年，那年因韩英的关系，全国第三届微型小说年会放在佛山举行，在佛山认识的新朋友中就有姚朝文。恰逢 1996 年 11 月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在泰国曼谷召开，再次遇到姚朝文，算第二次握手。一晃我们相识相知 22 年了，好像从第二届始，后来几届研讨会姚朝文都参加了。我是中国唯一参加 1—11 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的作家，这样，我们至少每两年可见一次。当然，在其他的文学活动场合也碰到过。印象最深的是 2002 年，我与他一起应邀去美国参加伯克莱加州大学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可以说是同吃同住，形影不离。对他的了解也就不再是泛泛。姚朝文是个从小有文学梦的孩子，还是个曾经的文青，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孜孜不倦地学，勤勤恳恳地写，属于那种立长志的有为青年。刚认识姚朝文的时候，他只是个讲师，后来晋升为副教授，再评为正教授，硕导、博导，一步一台阶，扎扎实实，没有任何花架子、虚名堂。作为朋友，由衷地为他高兴，为他骄傲。

在我印象中，姚朝文是个有激情的人，是个有热情的人，是个勤奋的人，是个有童心的人。他是教授，是学者，也是作家，还是诗人。祖籍山

东的他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生活过，在内蒙古读的大学，因此有蒙古人的豪放、洒脱，不拘小节，说上台就上台，说唱歌就唱歌，从不怯场，更不扭扭捏捏，推三阻四。也许，他少了教授的正襟危坐，少了教授的师道尊严，但你会发现，这是个好接近的人，是个性情中人，是个可交往的人，没有架子，没有隔阂。

说起来，我与姚朝文的交往主要是微小说为媒介，他早期也以研究微型小说为主。偶然也写写微型小说作品。他与韩英是“微篇小说”的积极倡导者。因为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微型小说、小小说的名称很多，很杂，姚朝文与韩英等希望这文体与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统一起来，改名称为“微篇小说”，还专门在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上提交了论文。作为一家之言，当然有相当的道理，但文体名称既有历史形成的特殊原因，还有约定俗成的惯例，姚朝文的设想获得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赞同，但热闹过一阵后，也就不了了之。不过作为学者，姚朝文教授的提议是值得圈内圈外的有识之士考虑的，至少我认为他理论有据。

记得1999年，在去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第三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前，我就设想了筹备成立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在上海飞往吉隆坡的航班上，我与凌焕新教授通了气，取得了他的支持，到吉隆坡后，我又与韩英、徐如麒等说了此事，也是举双手赞成。作为来自高校的姚朝文立马意识到这个点子的价值，无条件支持。我心里有底后，就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文莱、澳洲、日本等国家以及香港等地区海外作协负责人沟通，很快达成了共识。为此，我策划了会中套会，开个筹备会议。姚朝文的细心与办事周到显示了出来，开会时，他带了个录音机，立此存照，还当场速记，事后，很快整理出了会议纪要，是个办实事的人。

记忆中，姚朝文撰写了《微篇小说反差艺术规律群》《微篇小说的命名及其艺术特质》等多篇有见地有分量的论文，发表后获得海内外赞誉一片。2002年又出版了近30万字的著作《微篇小说学原理与创作》。在九十年代，微型小说的论文坛，形成了江曾培为先驱，凌焕新、刘海涛、姚朝文为核心的理论圈，后来顾建新教授、龙刚华教授的加盟，使这个评论、理论队伍更充实、壮大了。

姚朝文是个爱好广泛的人，他在微型小说研究之余，又涉猎了地域文

化、地方民俗、文化产业、陶瓷、武术、微电影、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个方面的探索、研究，且都有论文、专著出版，俨然是个大学者。我以为微型小说这天地已圈不住他了，花盆难养万年松嘛。谁知，他还是有微型小说情结的，2018年早春二月，他欣喜地告诉我，要出版一本《岭南微篇小说与中外世界》的专著，并嘱我写序。

我粗略看了他的书稿，脑子里马上跳出《立足岭南，放眼世界的姚朝文》的代序题目。作为佛山大学的教授，他不用广东，而用岭南，大有深意。岭南涵盖广东广西，相当于华南地区，他的视野就不再局限于当地。事实上，姚朝文的评论触角已伸向了整个华文世界。

我说立足岭南，因为书稿上半部分的评论论及的刘海涛、韩英、申平、何百源、吕啸天等都是岭南微小说文坛的中坚力量，其中刘海涛教授是中国微型小说理论、评论、教育的代表性人物，说是第一人，没有丁点的溢美成分。韩英属亦官亦文两不误，对广东的微型小说，对中国的微型小说发展是有贡献的。何百源也是广东微型小说文坛早期的代表性人物，曾经贡献多多，功不可没。申平与吕啸天是近十年来中脱颖而出佼佼者，是广东微型小说文坛新的领军人物。不足之处是既然冠以岭南，广西有“西南一柱”之誉的沈祖连最好论及。

我注意到岭南以外，论及了陕西的刘公，与江苏的凌鼎年，至于贺鹏很难归类，因为他由内蒙古而北京，由北京而澳门，再澳门而南京，目前又回到了北京。这三位各有特色，读姚朝文的评论就知，不用我赘述了。

海外部分，姚朝文在选择评论对象时，一定有他自己的考量。新加坡有希尼尔与艾禺，泰国有司马攻与梦凌，平心而论，前两位是新加坡微型小说创作的主要人物，后两者是泰国华文微型小说创作的代表性人物。还有日本的渡边晴夫，他是日本国学院大学的教授，著名汉学家，中日微型小说比较研究专家，说渡边晴夫是中日文化使者绝对没有水分。姚朝文的评价是中肯的。

作为一个生活在改革开放前沿之广东省的教授，耳濡目染，领风气之先，姚朝文不是那种窝在书斋里，躲在象牙塔里的迂腐学者，他关注新事物，收集新信息，掌握新动态，研究新载体，论及了微电影、手机小说、动漫小说等，也让微型小说作家、微型小说读者了解了学院派对这些新文学现象的观点与看法，不失为一种参照。

我注意到，在该书的最后部分，姚朝文以“理论与创作相互促进”“理论与理论相互促进”为标题，论及了自己的创作与理论，还与龙刚华教授的微型小说理论、评论做了比较，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客观、坦率，读之饶有兴味。令人想起中国古代的“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老话来，内容不一样，但异曲同工。

作为微型小说圈内人，我对姚朝文的附录颇有兴趣，也十分清楚其史料价值。总而言之，这是一本有文学价值的集子，一本有学术分量的集子，一本应该收藏的集子。如果你关心微型小说，想了解微型小说，研究微型小说，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我郑重推荐！

2018年3月14日于江苏太仓先飞斋

（凌鼎年系中国作协会员、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会长、作家网副总编、中央新影集团中国微小说微电影创作联盟常务副主席。）

十年一剑的艺术之光： 序《岭南微篇小说与中外世界》

刘海涛

姚朝文教授的新著《岭南微篇小说与中外世界》要出版了，我既为他历练多年终结硕果而高兴，也为我们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领域成长起来了一个有着如此扎实的学术功底、开阔的研究视野，并能运用新方法强力推进“微文学文体”研究的同道学人而欣慰。

朝文教授是中国第一个以微型小说研究而获得写作学硕士学位的新时代学人。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微型小说反差艺术论》，深入探讨了微篇小说文体的审美特征和创作规律；他以这篇硕士学位论文为核心内容扩展而成的学术专著《华文微篇小说原理与创作》，有着坚实的文艺学学理基础，研究对象涉及整个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创作现象；创造性地提出并论证微篇小说的文体规范，在小说创作界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领域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在后来的若干次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国际研讨会上，他宣讲和推论微篇小说的创作原理和方法，给学界树立起了一个学术功底扎实、研究方法新颖、创新意识强烈的微篇小说“理论家+评论家+教育家”的新锐形象。我很为有这样的研究同道而感到由衷的喜悦和振奋，他的学术形象和创造姿态也鼓励着我、推动着我在微型小说研究道路上的继续前进。

出版了《华文微篇小说原理和创作》的朝文教授，并未停止他的创新和创造的步伐；但是在最近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出版了六部功夫电影的著作，协助佛山市政府策划了“首届世界功夫·动作电影周高峰论坛”，并被增选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好像“转向了”“改行了”，他的学术声音因工作岗位和工作性质的变化，好像集中在另一个研究领域里响起。不，

这些都是表象、假象。在我看来，他其实是在“曲线绕道”来进一步推进微篇小说的理论建设。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他攻读文艺学美学的博士学位；受聘日本国学院大学客座研究员、外籍教授；他主持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又完成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的第二子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广东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广东省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项目等一系列高规格项目；他又挑起了本单位中国语言文学重点学科带头人的重担、成立了全国高校系统首家功夫电影研究机构——功夫电影与城市文化研究所……尽管如此，在繁忙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中，他仍然从事着微篇小说的创作与评论。这些学习和工作，虽然并未直接与微篇小说的研究事业直接挂钩，但我认为：朝文教授这些“远机位”和“迂回战”的努力，正是推动微篇小说文体研究向纵深地带、向创新境界冲刺的学术能量与动力。微篇小说理论研究要想真正的取得带有学术自信的进展和突破，必须要潜进学术深层，系统深入地钻研文体学理，摆脱面上的一些“皮毛功利”，真正有效地夯实微篇小说的文艺学美学的理论基石。像朝文这样执着的、有远见的、能甩开“功利”而为文体理论建设努力增砖添瓦的同道、同仁，是我学习、追赶的榜样；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领域，为有这样的具备了开拓精神和创造潜力的中青年新锐理论家而感到幸运和骄傲。

朝文教授的这种深厚的理论修养、新颖的研究方法、开阔的研究视野而累积起来的微篇小说理论家、评论家的实力派形象，在这本《岭南微篇小说与中外世界》里有着十足的表现。

他是怎样解读东南亚一带的华文作家的微篇小说创作的呢？他研究新加坡的华文微篇小说，用《希尼尔、艾禺微篇小说的文化认同困境》做研究论题，具体从《移民》《生死蝴蝶》等作品的评析中，发现东南亚的第二、三代华人的文化断根、断层而出现的真实的精神状态和生存方式，这是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和评论新华文学和新华文作家的微篇小说；朝文教授此刻也不是对单个作家进行“作业”，而是把希尼尔和艾禺这两位曾先后担任过新加坡华文作家协会会长的有代表性的作家摆在一起展开分析和评论，这里采用的又是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得出的“文化认同困境”的结论，更有着普遍性和代表性。同样的方法，他也应用在对日本的渡边晴夫、泰国的司马攻等东南亚各国华文微篇小说的大作家、大评论家的研究上，得出了一批超越一般人的对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有着启迪意义的研

究结论与成果。

本书的第16章是“微篇小说与新载体的融合实验”。朝文教授对当今“互联网+文学”的新时代出现的“电视微型小说”“手机短信小说”“动漫轻小说”也展开了宏观的面上研究，他梳理了移动互联时代微文学的新载体和新文体，阐释了新的创作特征和写作规律，也客观中肯地分析这些微篇小说的新载体、新变种在创作和传播过程中的种种不足和局限。这些研究论证的成果再次证明：朝文教授能用广博的文论资源和文论研究新方法来关注新的文学现象、新的微篇小说生态。这也就是他在研究中的新视野和新方法。

本书最后一部分是朝文教授收集及亲自撰写的第1至第11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国际研讨会的综述；他收集并记载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的成立过程中的种种细节和现实场景。这是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是朝文教授展开微篇小说新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朝文教授是在新加坡注册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1999年在吉隆坡和十几个国家代表共商组建研究会时，他是会议的记录者和联络人；研究会成立之后，他担任学会的副秘书长和学术部主任，可以说，这本书所收集到的历届研讨会和研究会的资料是齐全的、珍贵的。朝文教授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他的研究工作，这就是他能运用新方法、新理论的新视野。眼界的开阔，角度的新颖，打亮了朝文教授这本新著的亮色和光彩。

古人说“经史发为文章”，这个“经”，我们今天可以理解为“经典理论”；而这个“史”，我们今天可以理解为做学问的“新鲜史料”。朝文教授拥有文艺学美学博士学位，是受过正宗的严格的学术训练的专家，他开阔的“世界华文”的眼光，让他发现和拥有了别人难得拥有的第一手研究史料。因此，朝文教授的“经”和“史”相结合的论著写作方法，让这本《岭南微篇小说与中外世界》有了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富有启迪意义的学术结论，加上朝文教授幽默豁达的东北大汉的个性，使得这一本微篇小说的理论著作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成为大家可以期待、可以大赞的微篇小说理论新著。

（刘海涛，岭南师范学院文科二级教授；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微小说与微电影创作联盟副主席；中国作协会员，广东作协主席团成员、校园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

我的微篇小说乃至 文学事业的探索足迹（自序）

姚朝文

我自幼耽于读书，被书中的情境洗脑而如痴如醉，通宵达旦。中午又不肯午休，就躺在炕上看闲书。北方小城镇在20世纪的70年代中期还很少听说过床，更不要说改革开放以后流行起来的席梦思、弹簧沙发床。就这样，我很小年龄就成了青光眼兼近视眼。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读到《儿童文学》1978年第1期里歌德写的一首长诗。凤凰集香木自焚后死而复生的故事直让我魂牵梦绕了几个月。我真正感受到文学那让人心驰神往的魅力。我的一位初中语文老师恰恰又是狂热而自命不凡的文学“发烧友”，我的作文也有几次被当作范文来评点。于是我拼命地读文学作品，又不停地写呀、改呀、投稿呀，做起了作家梦。那时以为：作家、科学家们一定是头颅硕大、前脑门闪闪发亮的特殊人群。这个心理迷信笼罩着我，直到三十年后我成长为三级教授、岭南学者、小说和电影评论家、作家后才消退掉。

那时看《水浒》不甚了了，觉得特价买来的黎汝青长篇小说《万山红遍》就是比《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之类好看。当然，姚雪垠的《李自成》啦，刘兰芳的广播评书《杨家将演义》《说岳全传》啦，撩动了万家心弦，我的作家梦也就越发地膨胀了。

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投稿到大学三年级发表了第一首诗歌，花费了七八年的时间，我不知道投出去多少垃圾文稿，也断断续续收到不少退稿。1988年夏季，短诗《斜阳》发表了，我没选择领取稿费，而是多要了五册刊发我诗作的当期样刊。大三学生的喜悦心情实在是难以言喻的。1981年夏天，我等待着五星上将傅作义创建的省重点高中——奋斗中学录取通知书的日

子里，读到了80年代大学中文系采用最广的文学概论教材《文学理论基础》最初的内部试用本，认真地做了厚厚的一本笔记。从此对文学理论的热情几乎盖过了创作的激情。这些文稿、笔记，至今都在与我从海外带回来的华文文学著作一起躺在书房里随时待命，成为我在大学里主讲文学理论、小说创作、功夫电影课程的压箱底“基因”。

读大学的时候，我最喜欢吃“杂粮”，除了从初中一年级开始被语文老师逐日晨读时分在教鞭下逼着背熟了180首古诗外，我最喜欢读的是拿破仑传记，法国人写的、英国人写的、苏联人写的，中国外交学院李元明教授写的《拿破仑评传》对比着啃了下来。因为不可能读到希特勒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就从美国历史学家夏尔·戴伊勒等著的《第三帝国兴衰史》（上、下）里找到大量引用并批判希特勒《我的奋斗》中的段落。最后，在比较中得出结论：拿破仑的才华显著地强于希特勒。吃“杂粮”的劣根性越来越严重，各种文艺体裁都想摆弄一下，想试一试自己到底能干个啥。

因为1980年读《人民文学》上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青年时代》，上尤凤伟的《雨夹雪》这几篇短篇小说后，对人类20世纪的社会历史产生了负重感。在高中阶段，下午自修、晚上和周末的时间里连续阅读了《诺贝尔获奖作家中篇小说选》《呐喊》《外国散文选》《世界抒情诗名作选》，又读了茅盾写的《西洋文学名著史话》《神话研究ABC》，郭沫若的《女神之再生》《郭小川诗选》《贺敬之诗选》，孙犁小说集《荷花淀》，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尤其是骏青的《黎明的河边》和苏联索尔仁尼琴写二战时期苏联红军活埋波兰三万名军队（即苏联解体后曝光的“卡廷事件”）的《一个人的遭遇》等作品后就下定了决心：这一辈子将以笔为旗，即便写不出《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哪怕仅写出个《白楼梦》或《黑楼梦》之类（后来真发现了一本名曰《青楼梦》的长篇小说）也成。如果能写出红军长征的史诗或者我的父亲——我一生最崇拜的长者——主持平反昭雪数万名冤假错案那样的人性辉煌，则此生无憾矣！

1989年初夏，大学毕业前夕，收到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复试通知的同时，也收到当时影响甚大的《当代文艺思潮》的用稿通知，我17000多字的学士学位论文《论雅俗两级互动论》被选中发表。可是，一场动乱改写了两者的命运。

大学毕业后，我的论文、创作与译作仅能在地区报纸上发表，怎么也

不能再上一层楼。于是我决心再次报考研究生，就近向名流大师们讨教去。不曾想“经院”里不主张创作，反倒要我“老老实实”读书，做学问。身在曹营心在汉地埋头书海里“研究”，读了影印本的“三言”“二拍”、《金瓶梅》，又买到了劳伦斯英文本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和英国当代女作家多丽斯·莱辛（Doris Leisen）的 Golden Notes（我国在 1988 年的汉译本是《女性的危机》，而非后来的《金色笔记》），才发现读书要用人家本来的眼光读，带上我们的某些有色眼镜来看，不仅读不出精华，反倒很可能吸收的是等而下之的边角料。那时候，我被这位英国女作家惊呆了，意识到她的才能与作品的高度远在当时热销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之上，但老实讲，我并不能预料到多丽斯·莱辛女士在 2007 年底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在比较阅读中，我切实感受到她比当时盛名于中华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玩笑》《生活在别处》好得多。我的生活历程，在同龄学者中是颇为不顺的，不是王勃式的年少而才高，反倒是黑格尔式“大器晚成”似的笨功夫型道路。

从初中直到读硕士、博士，我的宿舍、书桌、蚊帐、口袋里到处黏贴或装着自己制作的文史哲、英语、日语知识卡片类纸条，在排队买饭、转换课室、听讲座的间歇里，都可以随时浏览那些纸条里的知识内容。我除了吃饭、上课、讨论、睡觉的时间，几乎全用来读呀写呀，还是不够用。大二到大四的宿舍楼，晚上十点半熄灯，我就在楼梯口长明灯处看从各地搜集来的往届研究生考试题直到凌晨三点，而六点钟又要准时出早操。因为我用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中文学位所有课程，转而攻读第二学位，又被飘忽不定的教改实验政策搞得“中途叫停”。于是，我找校长汇报自己求学的苦恼。以教育为家、以培养人才为己任的孟宪海校长给我两个选择：因为体制原因，不便于让你提前毕业，那样的话，将来评职称、晋升的时候会很麻烦的。要么准许你到外语系旁听英语，无需学分就好办，备考研究生；要么推荐你到附近的第五中学做代课教师，可以提高师范素质和教学经验，同时也能挣一些课酬改善生活。我毫不犹豫就选择了前一条道路。我是这样开始通往研究生的象牙塔的。

我常常睡眠严重不足，当舍友周末去约会或同去郊游的时候，我要么睡整天整夜来补短缺的睡眠，要么带着自己和诗社成员的文稿去向文学名家求教。多种版本的老子《道德经》、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圣经》中英

对照本、《孙子兵法》、《六韬》、《诸葛亮将苑》、苏沃洛夫《制胜的艺术》、惠特曼《草叶集》、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歌德《浮士德》、普希金诗选和《驿站长》、莱蒙托夫《当代英雄》、波德莱尔《恶之花》、康德与黑格尔、尼采与叔本华、弗洛伊德与荣格、萨特与加缪、福克纳与海明威、卢卡奇与卡西尔，等等。我发现高尔基自认为一生的代表作是晚年以现代派手法创作而未完成的杰作《克里萨姆森的一生》。他是靠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和《伊则吉尔老婆子》《鹰之歌》《海燕之歌》等作品才真正享誉世界文坛的。至于《母亲》，充其量不过是当时尚未成熟起来的无产阶级在文学上的“奠基作”，因为是先导，其社会政治意义大于艺术成就是可以想见的。事实上，《母亲》在艺术上较为粗糙，不大适合于用它来代表无产阶级文学时代的艺术高度！

不断地发现并修正着太多太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常识”，这些“常识”却常常不准确、不可靠，甚至有历史的误会和遮蔽。同时，我也深感现代人时日无多之苦。我竟然产生了极端情绪：痛恨自己没有三头六臂十只眼睛可以同时读五本以上的书籍；也深恨古人、前人和外国人何必写出那么多的书，让我们后辈们一辈子都读不过来？

1979年春天，到邻居家见到了他的舅舅作家冯苓植（本名冯金玲）与杨沫、孟伟哉等名人，恰恰看到冯苓植“一目十行”地看杨沫平反后刚刚新出版的《青春之歌》。斗胆和他打赌，认为他是“走马观花”，看了就忘。他却让我当场测验，结果是真的效果惊人，才知道古人“一目十行”真是一种高超的读书方法。冯苓植当场教会了我这一招。在80年代里，我读到冯老师继《马背上的孩子》之后的一系列小说，尤其是1984年获得中篇小说大奖的《虬龙爪》之后，他从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任上调去北京作家协会。他是我亲眼见到并教过我的第一位作家。

我曾想，如果古今中外的1000个大作家各自就写出一本流传后世的书，其他的书都烧掉，岂不减少了我们阅读的负担？所以，我那时越读书反倒越“恨”书太多，而不是太少。在向学术界的硕儒们转益多师中，我尽可能抽空带着名作家们的书去当面向他们讨教、释疑。我多次斗胆妄言：五·四新文学开山祖师们学贯中西、融汇古今，既是作家又是教授，既能搞翻译也可以创建文学社团，在文坛翻云覆雨、弄潮踏浪，那是多了不起的宏伟事业啊！他们的徒孙们乃至更晚的我们这一代文学人却可怜得很，